

【詩人王信益】

1998 年元旦生，高雄人。摩羯座 B 型
始終愛不了自己，願能成為溫柔的人

曾獲高雄市青年文學獎、全國文學營創作獎
風球年度詩人獎、全國優秀青年詩人獎等等

〈時差〉選入《2019 臺灣詩選》
〈曇花〉〈銀杏〉兩首詩收錄於
南一版高中國文學習評量測驗卷

作品發表於各大詩刊、文學雜誌、報紙副刊
2019 年秋天，秀威出版詩集《反覆練習末日》

IG：rain_candy_poem
雨季裡的糖果/王信益

【王信益詩觀】

我偏愛有著奇詭瑰麗的語境，彷彿熱帶魚之夢的詩。
偏愛簡單的語言卻有著深刻的思想與動人情感的詩。
我還偏愛這樣的詩：詩句彷彿一個霜雪滿鬢的老者，
溫柔地輕喚你的靈魂，使你緩緩甦醒於一片清明之中。
而那種能夠直抵心的房間，且能劇烈地震顫靈魂的詩，
是可遇而不可求，於是，每一次的相遇都彌足地珍貴。

而私以為「詩技巧」須隱於幕後，不著一絲雕琢的痕跡；

在幕前緩緩轉動著只能是，詩人那顆曜黑閃爍的「詩心」，
於是，在一座寂靜的詩宇宙裡，頃刻之間，
汨汨的情感與深刻的思想便剎那流淌而出。

【王信益作品】

〈時差〉

午夜的街口
時間的貓
冷成雪花

想念是水霧
心底的山路蜿蜒
我把整座山頭都捻熄了
只留下一盞街燈

剖開時鐘的肚子
陰影的伏流
搏動如暈眩的靜脈。
失控的斑馬
在荒原瘋狂繞圈

胸口微凸的隱刺
是你親手種植的秒針
鐵屑是火的灰燼
票券的字跡斑駁
年久失修的時差
如視網膜剝離的眼
飛蚊成為我們
身上的印記

「你會來見我嗎？」

我把整座山頭都點亮了
又把整座山頭
捻熄

【詩人王群越】

22 歲，雙子座，星盤上顯示：「命中注定樂觀到令人困擾」。目前在會計事務所上班，日日往返於高樓和近郊、陽光和陰雨。出社會後，雖然不常提筆寫詩，但自認活得像詩，溫和的眼神，流轉著清澈和真誠。

【王群越詩觀】

開始寫詩後，學著用詩心去領略，我才第一次讀懂樂樹的枯榮；也開始覺察，胸腔每個吐息的生滅、他者的溫暖和音聲。

平凡的日常，遂變得璀璨，詩是流動的七彩光影，讓眼神裡的光再次躍動——換言之，定稿的那刻，便是詩之死亡；而詩人感官之死亡，卻是讀者的甦生。

【王群越作品】

〈高樓〉

早晨，用俐落的三七分
分割生活與夢的邊界
通勤的魚，身上有海的苦鹹
城市底部的洋流
約莫等於公車的流速

請出示識別證，戴上口罩
濕潤的腮，請留在閘門以外
海，隨著電梯拔升
隨胸腔脹大而稀薄
海拔兩百公尺處
冰冷的，鋼構的孤島

晴朗透光時
海水清澈得沒有泡沫
雲霧蒸騰時
一閉眼卻想起了星座

泥盆紀後，我們漸漸爛熟生活
學著指認脊椎和臟器的功用
而任尚未進化的心事
在體外循環

【詩人王士堅】

王士堅，1998年雙魚座，政大中文系，基隆人。目前擔任全國唯一同志廣播節目《甲板日誌》主持人。關注文學和性別議題，相信愛情沒有天生的疆界：技巧，才是關鍵。

【王士堅詩觀】

詩的成全，不只單靠靈光乍洩，更多的是閱讀的積累與技藝的磨練。
詩是要追求誠實的——這無關於世俗所談論的真假、虛構與寫實——情感的牽引、意念的觸發。井然有序也好，混沌紛雜亦是反映了內在的狀態。

【王土堅作品】

〈因果〉

上輩子斷氣之前你不愛我
便扯斷一串念珠
撒進你的下輩子

你的眼你的喉結你的踝骨
一一虔誠細數。而你像樹
參天的古木
我是攀附的蛇莓
渴求高風亮節
卻敗於一次齧齒動物

身體金屬地展延展延
布帛在夜裡撕開

開始貪圖江邊的黃昏
水霧遮身
豢養一場突襲，狂妄的大風吹
一一向河岸的蘆葦叢深處
群鴉噪起
翻轉遊戲的神者來臨
舉手宣誓
我便在掌紋中迷路

失去風向，失去辨認
星星的法門
該如何叩問，當一切全然緊閉
喬松林立於遠方的山巒
水草輕搖，狡童徘徊於溪澗

雙手至於額前，掌心向上
一一作為一種明示
你知道我痛恨語言

落葉碎裂聲作為一種諧隱
我感受到王的逼近
假寐的花葉甦醒，松果綻放
蜷縮的刺蝟舒展開來
你從背後環住我

厚實的掌心
合上盤古分開的天地
我柔軟的腹部
靜靜長出一棵嫩綠的菩提

【詩人周駿安】

1993 年出生，就讀中國醫藥大學，現為臺中市慶恩中醫診所中醫師。

作品刊登於創世紀、風球、吹鼓吹、聲韻、聯合報、人間福報等報章刊物，曾經獲得師大附中火鳳凰文學獎、中興湖文學獎、醫學生聯合文學獎、飲冰室茶集年度詩人獎等。

【周駿安詩觀】

於我而言，有「失」才有「詩」，無論失意、失戀或失之交臂，這一切的一切都成為我創作的題材。唯有真正接受某些人事物，是真的失去了，惶惶然的心才能安穩地坐下，靜靜地寫一首詩。

【周駿安作品】

〈駱駝的獨白〉

我喜歡玫瑰
她溫柔的嬌睇是我的夢寐
我更喜歡沙漠
因為沙漠沒有玫瑰

蜃影驟現
刺腫的背
是我駝了一生
峰起的悔

【詩人林宏憲】

本名林宏憲，佛光大學中國文學與應用學系碩士班。風球詩社社員。曾獲中山大學西子灣一行詩佳作、小說曾入圍超新星候選人。作品收錄於佛光大學文學獎、《野薑花詩集第 26 期》、《創世紀詩刊第 197 期》、《吹鼓吹詩論壇 33 期》、《風球詩社十週年詩選集》、《有荷文學雜誌第 32 期》、《聲韻詩刊》。

【林宏憲詩觀】

詩是文學的一種體裁，或者可以說是文學的其中一種樣貌。文學作品的主要結構囊括開頭、內容、結尾。這是不變的要素，我認為作品吸引人的關鍵在於如何開頭？如何牽引讀者進入世界？如何創造結尾？這三個要素將會決定作品的高度。

詩在生活中是一種「創造」不同視野的狀態，而我稱之為美學。探勘生活，揭露新的樣貌，創造屬於自己的「語言」，詩的靈魂油然而生。

【林宏憲作品】

〈與風相擊〉

就讓風為你寫一封信
光芒傾頹之際，
在海岸線擱下筆
褪去加過鹽的風衣
聆聽島外親暱的拍岸頻率
以舟楫的語言
與風相擊，
在最接近天堂的斜角
濕度裝滿了漱口杯
海浪的年輪正一圈圈散開
劃下你最常微笑的弧線

太平洋披上黑色毛衣取暖
流星與毛衣摩擦
火光閃爍，被擊墜的方向有你
有你駐守的渡口。
天地屏息
風的喉結掀起暗湧，
於信中的潮汐
你的名字漂浮在水的一隅
飄流到島的邊緣，與黎明相擊
光影綿互之際
於是有風與你擁吻。

你在身上貼上風的蹺音
以及吻痕，
隨順時間褪去甜言蜜語
與風相擊後